

第三卷

夏后氏紀

第四卷

商紀

第五卷

殷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仁山金

履祥千編

歸仁齋

楊氏書錄

夏后氏大禹

史記作帝禹

丙子元歲春正月

夏小正曰

夏小正文合為一篇朱子儀禮別出之

春正月

啓蟄

愚按今二月始驚蟄而漢始以驚蟄為正月與國語孟春蟄蟲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與國語

謂陽痺積盈土氣震發則蟄蟲之動 鴈北鄉 月令鴻鴈來

固宜然啓者始震之謂非出蟄也 鴈北鄉 月令鴻鴈來

且長焉 雉震响 越有响也 雉蓋其音云 魚陟負冰 月令魚

也 魚冬則氣在腴故降春則氣在背故農緯厥耒 戴氏曰

通鑑綱目前編

夏后氏大禹元歲

一

緯束也

愚按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初歲祭耒耜始為耒始用暢

大夫咸勸農用耒田器也初歲祭耒耜始為耒始用暢

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愚按古者先立春王將耕籍則耨人

暢也祭耒耜而用也言囿有見非之見陽菜春有時有俊風

曰俊者大也風南風也合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

塗為滌凍解而田鼠出戴氏曰嗾鼠也按爾農率均田相

率也均月令所謂皆修封疆畔分其遂畝不相侵越同賴利

澤也獺祭魚月令鷹則為鳩按月令鷹化在雨水之後漢始

以雨水為正月節蓋因秦之舊農及雪澤及傳所謂凍解也

故呂不韋以鷹化係之仲春耳春初服于公田戴氏曰言

也及此凍解便往治田農書曰春初服于公田戴氏曰言

土長冒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也初服于公田戴氏曰言

而後服其私田也愚謂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由比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遂及我私

雖夏亦采芸雜禮圖云芸蒿也葉鞠則見戴氏曰星名也

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見也危室諸星耳古鞠初昏參

中斗柄縣在下是時初昏則日當在室壁柳梯如梯也梅

杏柚桃則華戴氏曰挑山桃也絀瀉戴氏曰瀉草也愚按爾雅瀉侯

廣雅實媿瀉地毛也又雞桴粥戴氏曰桴桴也

種也種禪戴氏曰單也讀屬上愚謂二初俊羔助厥母粥

當作種禪戴氏曰單也讀屬上愚謂二初俊羔助厥母粥

戴氏曰粥者養也言大羔綏多女士安也冠子取婦之時

能食草木而不食於母也綏多女士安也冠子取婦之時

也愚按周禮會男女即此也丁亥萬用入學萬舞也此月

命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豈祭鮪戴氏曰

以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支取亥與祭鮪戴氏曰

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

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也按此所謂春獻王鮪者也呂令季

春薦榮莖郭璞爾雅注曰莖葵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

黃菜榮采繁爾雅繁播蒿即白蒿昆小蟲抵蚘按爾雅注

疏蝗子在卯者名蚘然此云昆來降燕乃睇戴氏曰莫能

也按此呂令所謂玄鳥至也剝鯨曰以爲鼓也有鳴鶴

也黃鸝榮芸華也時有見稊始收愚按爾雅疏稊一名

苗故其始生三月參則伏曆推夏時季春日在昴十一度

去參距星十八度攝桑戴氏曰攝而萎楊氏曰楊則花

故曰三月參則伏戴氏曰急桑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

以節陽氣之盛大陽氣之在天地譬猶人之著於物也故

常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始起冰

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

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無震無來識按識當作識爾雅

災霜雹厲疾不降民無天札也妾子始蟄戴氏曰先妾而

識黃除注識草葉似酸漿花小妾子始蟄戴氏曰先妾而

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殖食妾子始蟄戴氏曰先妾而

言自卑事執養宮事此句連上文祈麥實越有小旱祈麥

之始也實者恐或有小旱也正月於農田鼠化為鴽戴氏曰拂桐

事三月於戴氏曰或曰言桐始生貌鳴鳩夏四月昴則見是

日在畢甫之間初昏南門正其時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

故旦昴則先見初昏南門正鳴蜚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

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鳴蜚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

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鳴蜚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

氏曰蜚者寧縣也鳴而囿有見杏鳴蜚戴氏曰屈王荈莠

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蜚囿有見杏鳴蜚戴氏曰屈王荈莠

按呂令注當作負秀王荈即王瓜本取茶莠茶苦菜也爾

草陶注云即今土瓜也荈房九反取茶莠茶苦菜也爾

通鑑綱目卷之三

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愚按即苦菜秀幽戴傳莠越有大旱

今苦苣也莠當作秀即呂令苦菜秀幽戴傳莠為句越有大旱

此上必執陟攻駒君也攻駒者教之服車五月參則見

日在井鬼浮游有殷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

離騷五月一陰生則鳴鳴乃使夫百草不芳之候也時有養日戴

長也乃衣瓜舊注作乃衣良蜩鳴爾雅當作娘匿之興

五日翕望乃伏戴氏曰不知其生之時故啓灌藍蓼啓灌

其汁也藍可以染者五月取鳩為鷹唐蜩鳴按爾雅當作

良蜩者蟬聲清長者也唐蜩則今寮愚按初昏大火中星

也今則種黍救糜前二月稷黍當作黍此種當作稷

亢中矣種黍救糜豆也糜赤梁粟今陝西人作麻是也

黃梅戴氏曰為豆實也愚按書曰若作和羹爾雅蓄蘭

浴及佩也即今澤蘭俗名頌馬分夫婦之駒一曰六月初

昏斗柄正在上黃桃以為鷹始擊始擊秋七月莠藿葦讀

為狸子肇肆戴氏曰肆逐也始逐也或曰肆殺也湟潦生

革一名萍大者名蘋鄭氏爽死未詳戴氏曰革莠萍亦

者即漢案戶漢天河也起箕尾間分兩道其一一道貫箕星

初昏天漢寒蟬鳴戴氏曰蟬按爾雅疏寒蜩也即蛻

初昏織女正東鄉織女時有霖雨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

有秋水時至之說今則霖雨在四五月呂令溽暑在季夏

今則在仲夏蓋古今風氣不同而南北風土亦異凡書傳

於此可以類推灌茶茶藿葦之秀也為蔣楮之也藿未

通鑑綱目前編三

秀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剥瓜玄校戴氏曰玄黑也校若

衣剥棗桌零棗栗丹鳥羞白鳥戴氏曰丹鳥者謂丹良也

鳥者重其養也有翼為鳥羞也者不盡食也辰則伏初昏

而沒鹿人從鹿人者古山虞掌獸之官駕為鼠參中則旦

當作九月納火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遘鴻鴈遘音通

主夫出火夫當作火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於是民之

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於是陟玄鳥蟄

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

皆貴之也蟄者玄鳥去則多蟄於島岸間上穴中沈存中

載其事熊羆豹貉鼬鼯則穴謂蟄獸也榮鞠呂令鞠有樹

麥玉始裘雀入于海為蛤冬十月豺祭獸呂令在季冬

然後田獵蓋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初

殺之時豺獸自相食故此時取之以為乾豆賓客之用初

昏南門見黑鳥浴戴氏曰鳥也浴者時有養夜雉入于淮

為蜃大蛤也織女正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冬獵謂陳筋

革弓甲器用嗇人不從戴氏曰不從者隕麋角夏至鹿角

解角十有二月鳴弋按當作鴛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鴛鳴一

射謂獵玄駒音戴氏曰玄駒螿也賁走於地中也愚按螿

謂之納卵戴氏曰卵蒜者本如卵者也納虞人入梁隕

麋角上文○論語曰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

夏時謂以斗柄杓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

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晉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

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日作時地日作昌人日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曆議曰**夏小正雖頗踈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正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

履祥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楬營室之中上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即位會諸侯于塗山

塗山在今濠州蘇氏曰有封會村

稽古錄禹即天子位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

履祥按王帛萬國之說本魯諸侯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蓋淮江之間非土中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東南之諸侯與古者萬國畢朝于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于方嶽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嶽北至秦嶽道里為遠故禹總為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南而為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者史傳之侈辭與

大紀曰為銘於箕簋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
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事見鬻子又淮南子加詳於此外紀
同

二歲 皋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

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皋陶堯舜已有封此或舉封其

庶支○路史曰皋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

子六乃皋陶之後別有舒蓼宣八年始滅初陶漁于雷澤

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封于皋為皋陶皋之子封

偃為偃姓又有孫思成思成其後世為理以命族至紂時

理徵為翼隸申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逋難伊虛為李
氏其後世為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掌北方故使為李注李獄官也則李理字通此云理避難為李也

薦益於天

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

履祥按堯薦舜舜薦禹皆其末年禹即位方一年耳何以即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蓋於是年九十有四矣然三聖授受事躋不同堯之薦舜攝也舜之薦禹總百官也禹之薦益相之也

三歲 考功

吳越春秋曰禹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禮

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

五歲政定周行天下○

東漢書陳蕃傳曰昔

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為何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崩于會稽

國語曰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

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

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

群神謂主山川之君

防風氏後至禹殺而

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

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

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

一作芒守封隅之山者也

封隅山在今湖州武康縣

為漆姓在虞夏商為

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

經世以戮防風氏係初年與國語不合

○太

史公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

者會計也○**越外傳曰**禹始也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

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三也巡狩大越見耆

老約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死亡葬會稽葦榔桐棺穿

壙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郤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又曰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又見少康紀

甲申 后啓 元歲

履祥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載今從之或曰是時三年之喪未畢益未有箕山之避啓未膺朝覲訟獄之歸宜未王也何以稱為元年是則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况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時異其事亦不同孟子之俱以薦言者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為得之

二歲 益避於箕山之陰

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也○**萬章曰**人有言

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又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又舜與益相去又遠

當

作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越絕書曰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獻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於益此之謂也

三歲大戰于甘

皇極經世元年伐有扈今按孔安國謂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唐孔穎達謂禹崩益避箕山之陰天下諸侯歸啓啓遂即天子位史記補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

唐虞舜禪相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愚按楚辭天問亦謂啓代益作后而卒然離有扈之釐集注如史記之說今故係之伯益歸政之後

書甘誓曰

大戰于甘乃召六鄉

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

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按甘在京兆鄠縣有甘水甘亭蓋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叛以天下大勢論之不為小變矣六鄉六鄉之鄉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論一人六鄉六鄉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六事猶三公謂六鄉之卿六卿曰六事猶三公謂六鄉之卿六卿曰

五行者暴殄天物一說不順五行之理猶所天用勦絕其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之正道

命今子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右御皆五伍之

事之人也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車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

擊刺中御馬蓋每兩之長也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

人蓋五百兩也鄉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

三千兩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為功非惟

師出以正然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

能為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不職其事皆曰

汝不恭命蓋責之卿也天子治軍惟責之卿卿各督其所

則然亦至兩之長而止自兩以下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

于社予則孥戮汝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

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也祖左陽也故賞于之社右陰也故

戮于之戮辱也戮非為殺之凡罪以令眾皆戮也所謂殺

而戮之所謂賜死而亡戮辱凡殺而不以令眾不曰戮罪

不至殺而令眾亦曰戮孥戮者戮及其妻子所謂其孥男

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

孥戮蓋軍法尚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

所同也至若左右不踰御必

以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

九歲 王崩子太康踐位

卒然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集註曰舊說禹以天下
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其有扈不服啓
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蠶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
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

吉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墨子

曰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山川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開即啓也避漢

景帝諱作開 ○贊寧要言曰詳其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鷲之物

又每州民戶地里寬狹皆可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

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

履祥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於經無所考史亦不言

九鼎之始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然

象物神姦之說滿蓋設辭以神之古之鐘鼎猶今之碑

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山川而

併及其所產異物則有之矣為其圖籍所以歷代實之

又按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

在河南陽翟水之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

謂啓享諸神於大陵之上或曰陽翟夏始封之地或曰

禹都焉然河南固天下中或者啓即位之後群后肆朝大會同於此與

癸巳 太康 元歲 尸位 王子卦數 元年遇睽

十有九歲 敗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遂

都陽夏

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

太康始為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蓋自五帝以來聖

聖相傳至啓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即為逸豫生民所

未見也故疑而貳焉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不

當父母於子其在太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兄暴棄之則

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乃盤遊無度敗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夏都

太康遊畋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流連十

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羿者有窮之君世善射亦

以世官為名傳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則鉏其始封窮其新國故曰有窮因民弗忍者即傳所謂

因夏民距于河者即所謂代夏政蓋距太康于河不厥弟

使反國而羿遂據夏舊都以代夏僭稱帝夷羿也

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太康在外志反而羿入都篡國故五子御母避難述

洛汭而不至洛表後而不返哀宗國之顛覆痛社稷之危

亡親親之怨不能自遏故述大禹之戒而為歌也下文五

章是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為一章然首尾相應

或共為之其一其二歌節也非指五子也

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

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此章述大

括以為歌下叶戶子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

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彫牆

有一于此未或不忘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

隳括其辭而為歌也

其三曰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自陶唐以

北是為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眾大之

區遂乃失之為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傳引此章曰惟

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通鑑綱目前編三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

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

五章哀恫以終之夫失國固太康也而篡國則羿也五

雖悔可追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

宗絕祀有以叶百二十斤為石大稱也三十斤為鈞小稱

也藏在王府後世則之舉此

一端以見典籍規制之備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
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
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為君而夏之復祀也然
太康雖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
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二十有九歲 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路史曰 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

履祥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
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羿距太康於河不得復反
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
時自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鄩道
元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即
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丘大抵皆兗豫之境大河
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
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
羿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羿寒浞代之
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朔滅相而夏始中斷後代之

卜餘年少康
遂復舊物云

壬戌 仲康 元歲 肇位四海命胤侯掌六師

履祥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康畋于有洛之表而
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群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
河而難復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
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
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
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
不返太康是紛兄也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
胤侯為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
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
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
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
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胤侯征
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造不能移羲和之師而
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
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
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賢

尊夏固自若獨義和以不臣受征然則夫子於書取胤
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侯之為王室倚
矣重

李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唐大衍曆日度議曰書曰乃李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
曰房所舍之坎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
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
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
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
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應其形
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

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焯焯降婁之初辰尾之
末君子言之不以為繆何獨謹疑於房星哉

履祥按虞劄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傳仁均等
新曆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
二度夫以曆術求之則魯曆殷曆周曆已自不同憑此
却求豈無抵忤故以曆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
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曆家之說有歲差之法又迥各殊
新曆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虞劄以百八十有六年而
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古者天官氏因時
以治曆而後世言天者執曆以求天執曆以求天者既
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曆之說則仲康
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劄之說則合於經世之年且劄之
言曆槩有活法焉如論合朔者曰朔在會合苟躔次既
同何患於類大日月相離何患於類小此類可見雖然
此猶以曆言曆不若以經斷曆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
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為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
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
王命徂征書肇位以冠其首則徂征是其初即位之年

而季秋月朔之變是其初年之秋無疑也以經為正固
無假於曆以曆而論則元年之說為有合於經今從之
繫於元
年之下

胤侯承王命征羲和皇極經世係壬戌又據子王

用事所以其間有日食之變而又有徂征之師與羿爭諸侯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

邑胤后承王命徂征胤侯胤國之侯入為王大司馬也羲和廢厥職者不共王職酒荒于厥邑

者與羿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明徵定保者即

同惡也謨訓之辭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天之徵以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為綱領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

義和以下皆明徵之文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工猶執藝事以諫豈有為天官而日食不以告王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明先王之制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倣擾天紀遐棄厥司此正義和之罪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

以干先王之誅說見上文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瞽

者也故瞽奏鼓嗇夫馳者供救日之後庶人走者為救日

之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上官民奔走于下變之

甚也而羲和掌曆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以下狗師之辭政典者大司馬之法用之於軍旅

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會一師徒明節

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

之忌也是以兵法於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

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
逸德烈于猛火此戒其先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
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戒其
失其爾眾士懋戒哉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奮不顧身也
懋戒以殲魁威克為勉以逸德愛克
也為戒

或問義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
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
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局為申明軍律激
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義和畔夏即拜者也意必有
聚眾拒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
畔夏即拜也曷為奉辭伐罪不名其為賊而止於責其
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
不臣其君矣而况倣擾天紀為始亂乎曰倣擾天紀之
為始亂何也曰自顛帝以來義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
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拜入間王

室天子保遷南夏而義和首不為用是使正朔不出于
天子諸侯不稟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
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爾故胤征之書始述其
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脅眾之勢也兵
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
莫仁於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
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甲子三歲拜滅伯封 伯封后夔之子也左傳所載
伯封之事似失之 路史禹

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
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
諸侯爭

十有三歲 王崩子相踐位

經世曰 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乙亥 后相 元歲 征眚夷

二歲 征黃夷

七歲 于夷來賓 畎夷來賓

竹書曰 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 ○東漢書

曰 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

七年然後來賓

八歲 寒浞殺羿

晉魏莊子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

州衛南縣窮石不知所在 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

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尤圍 四子皆羿之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弟也 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在今維州 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 夷氏 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 杜注曰內官人愚謂羿所

以為家衆所殺而浞所以因羿室者其原如此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

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由

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 殺之於國門愚

按羿入據夏仍號有窮故其國門亦謂窮門 浞因羿室 就其妃妻 生澆及豷恃其讒

慝詐偽而不德於民 燒論語 ○周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

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

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

重用不浹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注曰羿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愚

謂虞箴如此是猶惜羿之不能盡取夏也且從其僭而稱之曰帝虞人自以其官獻箴故止為田獵而發可爾讀者

不可以詞言意然君○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

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朱子曰夷羿篡賊蒙

乃逆傳其事無足論者孟○天問曰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何羿之厥革而交吞揆之此行媚于內殺羿因室之事也射革猶云貫革吞滅揆謀也集

注曰言羿之射藝勇力而○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

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銜羿淫遊

以佚政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欺終兮浞又貪夫厥

家集注曰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羿政將歸浞使家衆逢

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

履祥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一端左氏述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為盡騷之言曰羿淫遊以佚政兮

又奸射夫封狐固亂流其欺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夫羿篡夏者逆亂之流理固欺終矣况又有遊田之荒謔愚之蔽乎然則其前後本末俱足以戒矣

二十有八歲寒浞使其子澆弑王于帝丘后緡歸

于有仍靡奔有鬲氏經世以靡奔係此年足以正左氏之誤帝丘今開德府濮

陽縣顯帝始居此地是名帝丘后相因之鬲在今德州平原

魏莊子曰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

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

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后娠懷身也歸于有仍生少康焉按子王

相即位之年世卦得睽終以弑隕至此世卦得歸○汲郡妹是以后緡歸有仍少康在外氏者三十餘年

古文曰

相居斟灌

漢書集注云周後改曰衛

今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

斟灌地斟灌亦衛地相去帝丘與斟灌相近而依之非居斟灌也

癸卯

少康

元歲

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自此以後皇極經世

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為元載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今從之

甲子二十有二歲

少康自有仍奔虞

伍員曰

少康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

戒備也澆使椒求之

椒澆

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庖正掌膳餼之官賴以得

除已害愚按為仍牧正為之庖正皆少康為之以避禍非一國敢以是官之也虞即今應天府虞城縣

虞思

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

而邑諸綸

綸虞邑今應天

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

衆撫其官職

愚按夏衆者即帝立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燼亦其助也官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

若遺臣靡之類是也

或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考之三代自禹

傳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冀相帝弑隕絕四十年

而太甲幾墜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

西略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又幾何世紂

遂亂亡周有文武成康以後昭王即有南征之禍穆王

尤甚幸沒祗宮夷哀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

大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

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其聖王代作其道同爾不謂其暴君亂主之威無也夫以漢視三代光武

明章視禹啓文武成康可謂砥礪之與美王光武漢法舊防尚未盡復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踈矣然以其起自諸王側席幽又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

遺族閑於禮法其姦雄之人懼於名義東漢猶然況三代之世聖人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生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樂以陶民風卒變雖復有太康等此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當必十倍於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於日之有雲陰雨霾而不害其為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光燧而不救其為夜此古今之分也

壬午四十歲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

少康王滅澆于過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魏莊子曰靡靡阜陶之後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

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杼少康子也滅豷于戈有窮由

是遂亡浞因羿室不伍員曰使女艾謀澆女艾太康臣謀候也使季

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論語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子何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

人尚德哉若人離騷曰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集注曰強圉多力也言

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康安也自上而下曰顛隕墜

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

為相子少康所誅○**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

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觀敵勢而改圖則

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覲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

鑠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

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

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嗚呼此貞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
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噫前王之所爲後王之師也可不
鑒哉○**廣漢張氏曰**邵康節經世以寒浞滅相繫於壬寅
是歲或癸卯少康生而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有一
年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
營許父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在上
澆疆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衆一旅其勢可謂埋微
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於後
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
康以有爲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
速則身且不保而况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覩故其發
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

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東漢書曰**夏后氏太
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
其樂舞

六十有一歲 王崩子季杼踐位

少子無余封於越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絕

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隨陵陸而耕種逐禽鹿而給食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甲辰后杼元歲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之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國語曰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常昭注曰能興夏道

履祥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絕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為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于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作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為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

以坐享安靖况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惜乎年世堙遠書史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行事之詳為可憾矣

辛酉后槐元歲

三歲東九夷來御

甲子四歲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后芒元歲路史註曰以玄圭賓于河見紀年乃東狩

于海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后泄元歲

命東夷命西羗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泄在位

十六歲而竹書命六夷在二十一歲未詳○路史曰六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

○東漢書西羗傳曰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相即位乃征

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桀之亂

畎夷入居邠岐之間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后不降元歲

甲子四歲

六歲伐九苑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庚申后扃元歲

甲子五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履踐位

辛巳后履元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路史作帝胤甲謂為孔甲

非者

壬寅后孔甲元歲

三歲

陶氏古今錄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

以鑄劍

據經世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今陶弘景曰八年豈考於古銘字書難辨誤以為八年與

○蔡史曰

昔有颺叔安

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父

玄孫之後

為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豸川豸夷氏

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

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

今滑州有豢龍氏井即劉累畜龍之所

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

更豕常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

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

杜元凱曰今魯陽也按汝州魯山縣有豢龍城

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法

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

物乃至

水官修則龍至

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

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

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甲子二十有三歲

戊辰二十有七歲

商主癸生子履

帝王世紀曰

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

三十有一歲

王崩子皐踐位

衛彪後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常昭曰亂禹法也孔甲至桀四世而亡○大

紀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

履祥按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為淫亂之君異乎所聞矣或曰孔甲人名非夏后孔甲

祝氏經世解曰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當有災况其卦為兌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

癸酉后皐元歲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

蹇叔曰靖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

甲申后發元歲諸夷賓于王門

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是為桀

癸卯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于豳大紀附少康甲子之紀今附于此年

甲子紀之內

路史曰稷生皦皞一作治爾皦皞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公

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史記曰舜封后稷於邰別姓

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國語曰昔

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

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程泰之曰夢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

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

惇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集傳曰**譙周按國

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

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按

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

世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歐陽

氏容齋洪氏路史羅氏已辯其非今不悉錄○**史記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

公劉立路史同又曰鞠生○**大雅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

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

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集傳曰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

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

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聚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

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篤公劉于胥

方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求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集傳曰言公劉至豳欲相

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篤公劉逝彼

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集傳曰京高立也師衆也

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

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是為

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

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通鑑綱目卷三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集傳曰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群臣而又為之君為之

宗焉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其遺民即其事也

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

居允荒

集傳曰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

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此言辯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

幽人之居於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此益大矣

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為鞫之即

集傳曰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涉渭取材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眾日以益密乃復即為鞫而居之而幽地日以廣矣

○漢書

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

避桀居豳○程泰之雍錄曰公劉自慶州徙都于邠邠州

新平縣即其地也匈奴傳曰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

西戎邑于豳顏師古曰今豳州是也開元十三年槩改古

文以為今文又特詔書豳為邠○豳詩曰七月流火火火大

星也堯典仲夏火中月令則季夏昏心中季冬曉心中故周家有火中寒暑乃退之說謂季夏火昏中暑極而退季冬火曉中寒極而退也豳公之時上距堯未遠九月授衣歲差未多故七月之昏則亦見火之西下矣

一之日膚發二日之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陽之月也不數月而言日以見此月之日一陽始生即開來歲發生之始矣集傳曰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

天下遂以為一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代之正朔也

南畝田畯至喜

集傳曰此章前節言衣之始後節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節之意六章至八章

終後節之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

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

及公子同歸

集傳曰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

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七月流火

八月萑蒿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八月於萑蒿既成之

時預收蓄為來歲治蠶曲薄之具也集傳曰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下以是報

也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

豳于公

爾雅豳一歲為豳三歲為豳私其小者而獻其大者亦愛上之心也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墀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

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集傳曰此見老者之愛也六月

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採茶薪樗食我

農夫

集傳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節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實祭

瓜匏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

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意既勤
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
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
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
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
七月之義也○史記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
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
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
人歌樂思其德也

履祥按公劉之遷豳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所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爾不然則以有

德之宗數之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漢言七制之主也
大紀以世表計之係之少康甲子之紀而附以篤公劉
之雅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之紀而併附七月
之詩焉讀篤公劉之雅可想見公劉度地建國和輯人
民之規焉讀七月之詩可想見公劉為召康公之所獻以
愛之俗焉漢儒舊序以篤公劉為召康公之所獻以
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為
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篤公劉列於雅而
豳七月自為風蓋自三聖相授其禮樂聲教之盛漸被
四海后稷於此有邠家室子孫皆有令德其後雖當夏
道衰微一再轉徙而修其訓典奕世載德加以公劉之
賢生聚再繁邦家再盛故國人叙其建立之規道其風
士歌謠之美吹之管籥和以土鼓周人世守之以為其
先公之樂至有天下而亦專官籥章之職掌
土鼓籥籥是也土鼓籥籥皆堯之遺音也而豳籥則公
劉之遺音也豳籥所歌之詩則豳詩豳雅豳頌也豳詩
七月之詩也豳頌雖不知其為何詩而篤公劉之篇
豈非豳雅之詩與或者顧謂公劉七月之詩蓋出周召之筆
戎狄之間計無文物篤公劉七月之詩蓋出周召之筆

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夏當三聖之後義理素明
言語素雅其文章為最盛但載籍失傳耳其存者與其
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雖當衰微之後然流風未泯商
道將興篤公劉之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之
詩上視五子之歌夏小正之屬與夏令時傲之辭皆同
一文軌也豈至周召之時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
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為後人之辭生
民之詩述後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綿之詩述
古公劉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
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
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
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
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為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決為
幽之舊詩也况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
七月為幽之舊詩固也何以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
之末與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
故幽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於三頌之末
也七月既非周公之自作何以係周公諸詩曰幽周公
之采邑也周公食邑於幽岐之間以其為周之舊邑故
曰周公然周既為一代有天下之號則周公之詩不可

謂之周而謂之幽焉猶晉而謂之唐衛而謂之邶鄘也
幽詩既周公之所陳故凡周公所作與為周公而作者
皆附之然則公劉為雅七月獨不可為雅與曰風雅固
各有體矣噫自載籍之不傳後世繫以先公之事為朴
野不文之俗胡不即近世而觀之乎兩漢文物之久而
白狼之詩譯於朝李唐詞章樂府之行而涼州之遍其
伊之聲列於樂况幽俗居雍土之中岐梁之虛而公劉
接聞文教流傳之後又當變戎為華之初為諸夏方新
之邦乎故篤公劉七月之詩端為幽公當時之詩無疑
也今列二詩於夏紀之季且述其大意如此於以考見
夏商之世而周家之文固有自來矣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常昭曰有施喜姓之國妹

其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也常昭曰比比功
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愚謂比者○大紀曰自孔甲之
同比之比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
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狼伐蒙
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之為瓊
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
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

三十有五歲

商主癸薨子履嗣

湯謚成號
天乙姓子氏

商頌長發之詩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

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玄者深
微之稱王者追尊

之號受小國受大國與下文受小球大球辭意同蓋古者
諸侯有邦家之好相朝之禮契之為國其四隣小大之國
無不交朝聘之禮而契之受之德意通達也率履不越其
行事守禮度也遂視既發其觀瞻之者皆感發也至相土

則又功烈盛大至於海
外諸侯亦一切慕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

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集傳曰商之
先祖既有明

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
時其聖教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
敬故上帝命之使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集傳曰小球大球
或曰小球大國所

贊之王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
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番者也
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
如旗之綵為旒所綴著也

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集傳曰
小共大

共駿龐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
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共通合共之貢也駿大龐
厚董氏曰齊詩作駿駝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大進其
武功也○愚謂小球大球謂小國大國之贊玉小共大共

謂小國大國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漢書漢書苞有三葉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常顧既伐昆吾夏桀

集傳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罰也苞本也葉旁生

萌葉也本則夏桀葉則常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

氏曰常彭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

義桀與三葉皆莫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常

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降于鄉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集傳曰昔在豈謂湯之

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

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愚按書曰肇我邦有夏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則是

自湯而上蓋嘗中微矣而湯由七十里起又為桀所囚卒

能伐桀而代之則非勢之強也以德而已○朱子曰序以

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

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

伊尹蓋謂與於禘者也商書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

群廟之主此宜為禘禘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矣○殷

本紀曰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

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

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

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湯始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

土居商丘見於傳餘無所考砥石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

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愚按嚳之說非也唐虞

以上無王稱且契非嚳子借使嚳子不宜謂嚳先王也先

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追稱之辭也故大紀曰從先君作
居以正書序及注之失毫今應天之穀熟蓋南亳也
帝告釐沃孔氏曰告來居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元年商湯征葛據經世張氏紀年然史記載征

葛在聘伊尹之前葛今應天府寧陵縣

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朱子曰仁人

但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愚謂以是觀之則它日湯之征葛

蓋不得已也又曰湯居亳與葛為鄰穀熟去寧陵八十里葛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

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

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愚按遺之牛羊使為之耕

皆以大事小之事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

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

也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謂汝耕又奪吾食不

亦甚乎葛伯殺之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

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朱子曰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

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履祥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

征之舊也孟子引毫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祭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集傳曰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

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愚按有莘氏之

女為湯妃莘亦作娶國名也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樂堯舜之道蓋考迹以觀其用察言湯使人以求其心有所得而欣慕愛樂之也湯使人

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

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

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說湯以伐夏救民在去毫適夏就歸于毫之後非應聘之物即有是說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

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夏代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牧宮朕載自亳○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曰

居伊水路史曰堯之後也又曰伊炎帝上世所國今洛之

伊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國按堯生於伊故為伊邠氏伊尹恐其後雜書伊尹生

於空桑蓋地名諸說多妄○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

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曰五就湯

五就桀者伊尹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

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

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

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

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

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

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群臣沈

湎于酒伊尹進諫若曰君王以酒色之微墮天命而不理

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集習是為不善不善則

殃來君王宜留意焉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

桀終不聽按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而劉向別錄載九主名稱甚奇索隱著其義曰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曰勞君謂勤勞天下曰等君謂定等威均祿賞曰授君謂不能自理政歸其臣曰專君謂專已獨斷不

賞曰授君謂不能自理政歸其臣曰專君謂專已獨斷不

任賢臣曰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曰寄君謂人困於
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曰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
德曰三歲社君謂年在襁褓而主社稷也○胡氏大紀張
氏紀年書聘用伊尹之事俱在丁丑湯即諸侯位之年
履祥按湯誥曰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湯之
用尹去伐夏無幾年矣書序稱湯始居亳次書征葛又
次書伊尹去就之事則聘尹宜在既征葛之後今附之
湯進伊尹之年於以見湯之聘尹非以為已又以見尹
從湯之初五就湯桀不間治亂往來其間以圖救世至
桀終不可而去之商相湯而伐之則孟子所謂聖之任
者其氣象
居可見矣

四十歲 伊尹復歸于亳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
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
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

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

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

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

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

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大傳與此

然群臣去夏歸亳宜有惻怛不得已之意不應古史論

曰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

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

之其君臣之心以為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

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
拾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
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
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四十有二歲囚商湯于夏臺已而釋之

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遂逆驅則
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
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
曰湯仁及禽獸而况於人乎賈誼新書及史記所載與此
小異而事理不通今從大紀

皆歸心焉

一書歸者
四十國

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

泉夏臺已而釋之

史記載諸侯歸
在夏臺之後

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

謂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

亡○**大紀曰**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

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甲午五十有二歲

大紀曰桀窮其宗族恥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

于辛凌轉諸侯左師曹觸龍讒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

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于時瞿山地烈及泉發徒鑿之通於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殺龍逢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王汰侈弗善也引師先歸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膏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桀之世犬群嗥兩日鬪枉矢流衆星殞五星錯行雨血夏霜水冰地震伊洛竭泰山崩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鈔

乙未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大紀論曰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夫

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一定而不可易也成湯之元立於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爲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爲數也後世以元爲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

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失其義也甚矣使人君知此義而體之則元原於一豈至如是紛紛乎

王伐桀放之于南巢

湯誓曰

蔡氏曰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後故湯諭以弔伐之意

王曰格爾衆庶

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蔡氏曰以

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

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

畏上帝不敢不正

蔡氏曰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虐湯則畏上帝不敢不往正

其罪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

往

蔡氏曰湯又言夏王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何時

而亡吾寧與之俱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所以必往也

爾尚輔予一人

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蔡氏曰禹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格則曰用命賞予

祖不用命戮于社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履祥按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為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為已薄也夫湯武之

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

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義

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

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

通鑑綱目

卷之...

...

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
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
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
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
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
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
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
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
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
辯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
正夏子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
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
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
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
於苟且聖人迫於天民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
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衆父安喜逸惡
動夫用父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
事且不可况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
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律也而

遷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也

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爲口實

仲虺臣名大戴作仲僇史記作仲囂荀子作中歸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趙臺卿曰即萊朱也誥

告也周禮誥用之會同此誥湯而亦曰誥唐孔氏謂仲虺必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南巢今無爲軍地桀奔于此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傳授之美而又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爲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績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又生民而桀以

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君之天乃錫王

勇智者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

所不知聚剛厚之氣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為也禹傳禪

而湯征伐乃云績禹舊服者禪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一公

天下之心桀墜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紀綱天下

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

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

仲子之言則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也此言民塗炭湯受纘服之命作之君

之師也武王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是也矯誣上天布命于

下蓋假天以神其說以令於眾也大學所謂桀紂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弗從者是也用爽厥師與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

衆人之也吳氏曰用爽厥師與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

貫疑有脫語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

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

聞足滿也上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為所當為此章自

住不得觀湯此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自此下二

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湯於一身無所私而節因上文

惟與天下為公如此有如此心人孰不信也乃葛伯仇

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

則予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至此終必為之也已

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

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

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

則予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至此終必為之也已

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

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

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

則予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至此終必為之也已

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

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

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

則予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至此終必為之也已

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

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

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

則予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至此終必為之也已

湯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此言命德討罪之責撥亂反正之規夏之未造簡賢附勢者既繁則公道晦蝕是非不明久矣

命德討罪實在於湯鳴條之戰自不可已然又非可止於

鳴條之戰而遽已也此章以上皆釋湯之辭此下皆勉湯

辭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夫仲虺方釋湯之

何也罪已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為悔悔則不進

矣然而又慮其自滿何也人之常情有所慙者固多自阻

而謂無所慙者又多自滿防其自阻也故釋其慙而勉之

防其已釋而自滿也故又戒之忠愛之深則周防之密湯

固未必有是而仲虺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垂裕後昆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

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

人建之以為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建中之綱目也

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

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於規矩準

繩之內而不偏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已正雖傳

之於後世自綽然有餘裕也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予聞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承志自滿之意而言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者謂勿失其不爾不殖改過寬仁之德德言來蘇之舊

殖有禮覆昏暴謂益廣其顯遂兼攻凡撥亂反正之規欽崇天道即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然則湯之得天下也固天命人心謹之慮此篇之意最為深密讀者詳之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

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

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

天以理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

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自其受於人心則謂

之性自其達於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道劉子所謂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之則則是也以降衷

而言則固此不偏不易之性以氣稟而言則不能無清

濁淳駁之殊故必有任撫定之責以各使之安行於是者

此所以為之君也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

靜立人極焉蓋緩猷之謂也蔡氏曰夫天生民有欲以情

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

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

言君道之係於天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下者如此之重也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畢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猶稱夏王從其始也

此叙夏桀不克綏猷殘民之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

性非天所命為天所棄也

赦敢用玄牝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此自叙其受命之事元聖伊尹

王誓衆為請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學者不以伊尹為聖人

夫不以成湯為王者避桀故爾不以伊尹為聖者避湯故

爾此學者之病也程子有言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

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

伏桀奔南巢也蓋上天為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

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

衆天蓋信欲生殖之而不欲過絕之也

明矣蓋湯指天心之易見者以示人也

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承

上文而言天意信在於民故黜夏而命我凡我造邦無從

此其責亦重矣故惟恐其不足以當之也

匪彝無即惱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皆所以

爾有善朕

綏猷也

爾有善朕

爾有善朕

爾有善朕

爾有善朕

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

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

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章尤見聖人正大光明之心公誠

忠恕之道也鳴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實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

性之為言實昉乎此克綏厥猷惟后為一篇之綱領夏王

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眾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

猷之責茲朕未知獲戾而下歛然戒謹恐懼之意凡我造

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是乃所以綏猷而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是其為書辭忱

義密當為誥書第一與武成大不同矣○書序曰伊尹相

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蔡氏曰以伊尹為首

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

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陟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

出其不意亦序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三駿俘厥寶

有以啓其陋與王誼伯仲伯作典寶三駿國名今定陶其地也蔡氏曰俘

周書然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大坰即榮澤仲虺作誥湯既

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孔氏曰咎單臣名

大法焉馬氏曰咎單湯司空明居民之法也愚謂二說皆

因名生義俱不可考路史曰咎單阜陶之後咎讀作阜

○大紀曰三月歸于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愚按

厥猷惟后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

天以理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

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自其受於人心則謂

之性自其達於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道劉子所謂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之則是也以降衷

而言則固同此不偏不易之性以氣稟而言則不能無清

濁淳駁之殊故必有任撫定之責以各使之安行於是者

此所以為之君也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

靜立人極焉蓋綏猷之謂也蔡氏曰夫天生民有欲以情

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

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

言君道之係於天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下者如此之重也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畢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猶稱夏王從其始也

此叙夏桀不克綏猷殘民之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

性非天所命為天所棄也

赦敢用玄牝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此自叙其受命之事元聖伊尹

王誓衆為請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學者不以伊尹為聖人

夫不以成湯為王者避桀故爾不以伊尹為聖者避湯故

爾此學者之病也程子有言

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

伏祭奔南巢也蓋上天為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草木

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

衆天蓋信欲生殖之而不欲過絕之也

明矣蓋湯指天心之易見者以示人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

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承

上文而言天意信在於民故黜夏而命我

此其責亦重矣故惟恐其不足以當之也

凡我造邦無從

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皆所以

爾有善朕

綏猷也

爾有善朕

爾有善朕

爾有善朕

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

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

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章尤見聖人正大光明之心公誠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實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

性之為言實昉乎此克綏厥猷惟后為一篇之綱領夏王

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眾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

猷之責茲朕未知獲戾而下歛然戒謹恐懼之意凡我造

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是乃所以綏猷而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是其為書辭忱

義密當為誥書第一與武成大不同矣○書序曰伊尹相

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蔡氏曰以

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

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陟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

出其不意亦序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三朶俾厥寶

王誼伯仲伯作典寶三朶國名今定陶其地也蔡氏曰俾

周書然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大坰即蔡澤仲虺作誥湯既

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孔氏曰咎單臣名

民法焉馬氏曰咎單湯司空明居民之法也愚謂二說皆

因名生義俱不可考路史曰咎單阜陶之後咎讀作阜

○大紀曰三月歸于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愚按

為號矣非至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今世

此而特建也歸藏者言占筮吉凶之兆雖韻語而非古韻大率依說卦

而托之及書傳所載筮語有薛氏叙述所以先坤之意以

為立天之道先陰而後陽立地之道先柔而後剛立人之

道先仁而後義故歸藏先坤而後乾地道者元一之所藏

妻道則父子君臣生焉坤道至順常靜而生生無為者乃

有為之母其說如此其書淺近若鄭漁仲則貞以為古歸

藏矣歸藏即今納甲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為歲首是謂

歸魂等法古必有書

地統以日中為朔改歲曰祀建大白乘大輅白馬黑首大

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戎車曰寅車牲用白牡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行甲寅曆

履祥按建丑雖曰地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日月不及

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

以丑為星紀蓋自是為始以經

緯十二次也所以商正因之

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

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

左氏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帝王世紀曰禹之時執玉

今世

有傳

之意以

之所藏

者乃

歸

謂

大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索隱曰

侯汝為不道我則○又曰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無令汝之在國

索隱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地理志在遼西今支

應邵曰姓墨胎氏一作墨台○路史曰公劉爵世諸侯湯周之

冠公者始此必至○史記曰伯翳生子二人次曰若木實商而爵為公也

費氏其玄孫曰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

桀於鳴條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左氏曰奚仲為夏車

正封於薛至仲虺為湯左相○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

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

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

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

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

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

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

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

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
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
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
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
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
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
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人伯五十
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

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
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
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
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
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
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

子五年一巡狩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璜然後為鬯未賜圭璜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是殷禮故大紀盡入商湯之紀今附於此以見成湯紀綱天下之大規

大旱

十有九祀大旱

二十祀大旱夏祭死于亭山

荀子曰祭死于亭山淮南子曰放之歷山注見歷陽之山路史曰放祭南巢三年祭死于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適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董

育連周曰獫狁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之苗裔

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管子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

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大紀曰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

二十有二祀大旱

二十有三祀大旱

二十有四祀 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荀子曰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

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包苴行與

讒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說苑所載與此大同小異

剪髮斷爪已為犧○淮南子曰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牲之說外紀取之○註曰桑山能興雲致雨○大紀曰 禱於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

下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治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

器用之銘以為警戒史失之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春秋傳疏曰湯樂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

甫謚云殷樂一名桑林之社而雨或遂以桑林名樂也皇

公孫洪曰 湯之旱則祭之餘烈也○龜錯曰 聖王在上而

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

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

畜積多而備先具也○禮記曰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蔡墨曰

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記疏曰夏末湯遭大旱七年

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春秋疏曰書序云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於帝王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

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

功乃過於柱故廢柱以棄為稷也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三十祀 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當有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之時外丙

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按外丙仲壬○天

紀曰成湯聚有莘氏生太丁為嫡子蚤卒有子曰太甲為

世嫡孫以伊尹為太保湯崩壽百歲伊尹奉太甲即位葬

成湯於亳北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天

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

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

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

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

以為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

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

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

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

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

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

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

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

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

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第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戊申 太宗太甲 **元祀**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

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書曰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今文尚書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

王誕資有牧乃明胡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祠于先王殷禮蓋當喪

王謂玄王以下祗見厥祖奠于殯官告即位也喪三年之內事死如事生故曰祗見厥祖舊說謂先王即成湯則書辭為重複而喪奠亦不應言祠也侯甸群后咸在孔氏曰在百官總已以

聽冢宰孔子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此言夏后氏之盛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此言夏桀

之所以亡也造攻自鳴條者伐桀於鳴條之野朕哉自亳者哉始也始行天子之政於亳邑也惟我商王

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此言成湯所以承天今王

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

海此言太甲嗣位之初所以接續成湯之德正在此時也

天子當喪雖未親政然愛親敬長此即所以立德之本

自家而國而推之天下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它達之天下也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踈先敬

其長推之以及遠即孝經所云愛敬盡嗚呼先王肇修人

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此繼上章因言成

湯之德所以至于

有天下者亦先自親親長長諸事始所謂肇修人紀也人

紀即人倫謂之綱則舉其倫之大謂之紀則又盡其事之

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則順古今之善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則盡上下之道與人不求備則容眾檢身若不及則日

新凡此亦皆愛敬之推積德累行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

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

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于蒙士上文言創業之事此又言垂統之道以警太甲也

王所戒詳矣昔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又制官刑以警

太甲上繼先王之德必戒一己之病其病安在先

有戒然其為戒則亦言藥石人主尤不可忽也故因舉

以箴有國家者常使人誦之也殉隨死之謂殉謂其以身

以箴有國家者常使人誦之也殉隨死之謂殉謂其以身

以箴有國家者常使人誦之也殉隨死之謂殉謂其以身

發財忘生縱慾也比頑童與遠者德相反謂媒近頑冥少年之人國語史伯常譏幽王近頑童窮困注謂童昏窮陋之人也卿士有家邦君有國有一于此足以致喪亡而况於天子乎其責尤重而迹尤危矣具訓于蒙士蓋古人有國家者常使督誦詩工誦箴諫蒙即矇也謂使蒙士誦之以為戒也或云自其為童蒙之初固已訓之以此蓋養正於初也此伊尹所即之漸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君也此已防其縱慾之漸矣

謨洋洋嘉言孔彰此承上文官刑之戒使之敬身而念之官刑之訓則其嘉言甚明白易知易行王所當念初非高遠難行之說也凡此皆誘掖幼主之辭防其顛覆之行 唯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

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上文常言皇天假手湯正當天命方新之際伊尹深恐其有所恃也故言惟上帝不常作善則凡福祥皆應之作不善則凡殃禍皆應之天命不可恃也恐太甲以湯德至大小善無益而弗為也故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為小節無傷而弗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申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故其效積至於萬邦惟慶不德雖小而意之所趨者惡其效終至於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早而引之 ○書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

然亦理固爾也
訓肆命徂后
王徂桐宮居憂

王徂桐宮居憂

書太甲篇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謂不順伊尹之言也阿即保也衡平也

商尊伊尹為保衡猶周尊太公為尚父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

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天命撫

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

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顧孔氏

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者即所謂明德也顧

誕明命謂常管顧吾心之天理勿使為人欲所昏也西邑

夏夏都安邑商居商丘視夏為西也自君有終漢孔氏以

來皆作自周有終子王子謂周當作君按古文君作商與

昏不能求其放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以先王顧諟明

命之心法告之先王常存省此天理惘然在中對越天地

鬼神遂為天所命尹於其時亦得以左右厥辟安定師衆

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親之

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恃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

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則相亦不得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若其

本既撥則相亦末如之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

何矣此以警太甲也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

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昧爽明謂夜而初

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於伊尹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尹自指者蓋嗣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為重也故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

顧孔氏

曰常目

也西邑

漢孔氏

君作商與

王顧諟明

對越天地

安師衆

皆尹親之

又言夏之

罔克有

賢相若其

雖有賢相

本在君

終其責

伊尹不復

省也故

又言夏之

罔克有

賢相若其

雖有賢相

本在君

終其責

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

誕明命謂常管顧吾心之天理

夏夏都安邑商居商丘視夏為西也

來皆作自周有終子王子謂周當作君

昏不能求其放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

命之心法告之先王常存省此天理

鬼神遂為天所命尹於其時亦得以左右

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安民

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恃有伊尹不復省

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

終則相亦不得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

本既撥則相亦末如之

何矣此以警太甲也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生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

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伊尹所言

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太甲顛覆非必稟賦之不善也其為不義習而熟之則若

性自然矣此不可不慮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

順義理也伊尹嘗見夏桀之為弗順矣今又見太甲所為

不順覆亡之事豈可常見哉古者天子居憂則在梁闇太

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宮中有與之習者又其貴為天子

心必有所恃而驕也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桐蓋湯葬地

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毋俾世迷勿使之終身迷也君

蒿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蔬食以阻其

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

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

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

其說亦窮矣只得以桐宮為訓

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二祀王在桐宮

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于亳

太甲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伊尹奉

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耳而對舉君民相須王拜手稽首

之義蓋言言警戒也已上皆伊尹慶懌之辭

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

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不明于德謂不知有

此心之天理此正與

顧諟丕顯相反也底致也類肖也度者心之則禮者事之

制欲者情之流縱者事之放也速戾謂自招放廢也孽災

也太甲自述其受病之原惟不知有此天理是以自致其

身於不肖而惟愆縱之徇以敗禮度自速放廢昔成湯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為後人者俱有禮度惟

太甲縱欲是以敗之觀此一節則太甲顛覆之由放廢之

事怨艾之實求誨之貞克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終之美俱在言意之間矣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
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
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
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
之休無斃惟太甲一節顛覆今雖自悔豈能遽孚於天下亦惟反求諸身自修而已自脩之實苟至則實德
自協於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實意故民
悅服於下而鄰國之民亦戴之知其來則必有安無危此
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失但懋乃德視乃厥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它求也改
前日之顛覆則奉先思孝一為祖德之循戒前日之驕恃
則接下思恭一為賢德之順視不蔽於媒近則明無不見
聽不蔽於邪佞則聰無不聞蓋所見遠大所聽伊尹申誥
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尤群言之要也伊尹申誥
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謹畏所以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天位艱哉承上無常者而言也德即

敬仁誠之謂德惟治也而與之同道者無不興否德亂也

而與之同事者罔不亡治言道順理而行者也亂言事則

恃道之為也然道無終窮安保其不與之異事機無極又

安保其不與之同故必終始常慎其所與同者則惟明明

之君能之一有不明明則照察不及即有與治道異與亂事

同而不自知者矣此所以君心常欲其明而不可有一息

之昏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指明明之的亦惟時懋敬其德而已其極至於克配上帝則天之親之民懷神
享不在言矣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伊尹言成湯盛德配天之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盛又恐太甲或憚其高而難及或忽於近而躡等故又言若升高必自下若陵遐必自通先於民事切近而加之意始而謹之此皆為之有本行之有漸者也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又勉以聽言之道也亦自下

自通之事逆心之言不可以其戾於已而不聽也必求諸道合於道則忠言也遜志之言不可以其順已而輕信也

雖未必皆道也但忠言多逆必先以道求之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道也但諛言多甘必先以非道求之若逆心而

先以為悖遜志而即以為善則逆忠聽佞多自是始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入元良萬邦以貞先王之

進其進之必自下自通然亦不可不勇進蓋不思則何以

得不得為則何以成弗慮胡獲致知之事也弗為胡成力行

善矣一人元良萬邦之所由正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此又戒其與治同道

之伊尹與成湯創造王業紀綱法度所以經理庶政者周矣使中材之主守之不害為至治但恐為辯言所惑輕有變動則政壞矣此伊尹所深憂也然尹為是言以勉其君也而及為臣之事何也意者功成身退伊尹其將歸乎抑人臣之奉君一有寵利之心則患失之念熾曲徇苟從以為固位之謀者或無所不至矣故尹之言亦萬世君臣之大戒也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孟子曰伊尹相湯以王於天

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

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艾音又說文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

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朱
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
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皇天大紀繫之

以返政即附庚戌之歲經文伊尹既復政厥辟按
前篇奉嗣王歸亳申誥于王其辭事相接而書言
今嗣王新服厥命皆為復亳初年之辭無疑也今
係諸此○唐孔氏曰太甲既復歸伊尹即應還政
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
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歸亳之後即告老也君
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氏云伊尹於太甲
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
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沃
丁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
昔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時始卒
伊尹壽年百歲比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矣

咸有一德篇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王曰

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太甲既已克終厥德但能有常而不變則進脩功效自是
生矣故伊尹告歸有一德之誥焉謀信也言商受命方新
而難信蓋其眷命靡常也常厥德常即一也常厥德則夏
能保厥位而不常者必亡此則天理之必可信者也

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

求一德俾作神主朱子曰庸常皆一也此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

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

德一者有常不變之謂即誠敬之意也湯以元聖稱伊尹

而尹於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德所到可

知且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此先已後湯蓋其真實工

夫所自得之妙直以告太甲不避其辭之直也孟子言伊
尹不有天下相湯以王於天下尹湯同德而受天命聖賢
於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之任氣象又可見矣此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商本紀三

章言商以一德而興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

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上文言桀之所以亡商之所今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曰新新者振作

然必終始惟一接續不已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

之明命昧爽丕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曰新聖人心

境工夫於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

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一篇首言尹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

當有一德也官百官也左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

則通聖賢而為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

輔相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職任

不止於賢且材也四為字皆從去聲大抵為臣之任其為

上也為輔其德耳而非為君身之嗜好從欲也其為下也

為利其民耳而非為一身之利祿妻孥也此臣之一德也

惟和惟一謂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德無常師

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一

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定也協如國語

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蓋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

皆可師也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

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

主所以參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

德行或柔或剛或正或清或和或無為或勤勞在我不

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

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為是而施之此時則為否

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為非而用之彼事則為是者此
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
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廣漢張氏曰書
自危微精一數語外惟此四言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
尹之言較露鋒鏘耳朱子曰舜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
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此由一德而
推言其政化
之效以申常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
德保位之語

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母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世之廟可以觀德即前可以知

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即小可以知大君民理本相須人

主不輸其情者矣夫一人一有不得自輸其情則上不盡下

不親上而事不行矣人主誰與成其功哉伊尹素志視一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事故今所以告君者又若此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

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

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

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而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

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

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母乃

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

之自皋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為明整首論天命之

證靡定以德之常不常惟存亡之分常即一也德者一

與一亡既明則又以一德之工夫為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

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為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

擇一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

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

有小大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

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為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

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

不傳於書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

自伊訓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

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

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甲子十有七祀

三十有三祀 王崩廟號太宗 子沃丁踐位

辛巳 沃丁元祀

八祀 伊尹薨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

通鑑綱目前編卷四 商王沃丁元祀 八 二十三

書序曰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薛氏曰

湯冢去亳三里夷丘西北有伊尹墳去亳十里○

孔氏曰

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世紀曰**沃丁八

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

禮祀以大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孔穎達曰伊尹本三公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

當以天子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

當然也○愚按成王賢王也世猶傳其命魯以天子禮樂

祀周公沃丁雖賢世紀所言未必無此雖為非禮○子王

然唐孔氏以晉文請隧為比人與事俱擬非倫矣○

子曰成湯播告于眾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

也有大德量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禦扞格之

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

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諸

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

矣而不傳於後至湯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

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

變營桐之後此君臣之再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

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

率德為商令王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

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况餘人哉

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庚戌 太庚元祀

履祥按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族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為一世若兄弟則昭穆紊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而典籍無所考後世循襲諸弟子或爭立遂啓亂源是以聖人立法不立異以為高

甲子十有五祀

二十有五祀 王崩子小甲踐位

乙亥小甲元祀

十有七祀 王崩弟雍已立

壬辰雍已元祀

三祀

史記曰 殷道衰諸侯或不朝 ○ 大紀曰 王尸君位不能綱

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十有二祀 王崩弟太戊立 唐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子

甲辰 中宗太戊元祀 亳有祥用伊陟 臣扈格于上

帝巫咸又王家大修成湯之政

書序曰 伊陟相太戊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伊陟贊于巫

咸作咸又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贊告也愚謂如益

贊于禹之贊言 佐其所未及也 ○ 君奭曰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

于上帝 巫咸又王家 伊陟者伊尹之子雜書言伊尹有二子巫咸臣姓名言天者謂殷宣夜之

法巫咸為之大紀取巫咸占繫之太戊紀以實之按書稱巫咸又王家不在格帝之列後漢天文志言湯有巫咸不

言太戊楚詞又有巫咸豈名氏偶同或此巫氏彼巫官與故大紀所書今不敢取

○史記曰帝太

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

三祀 諸侯畢朝

家語曰

商王太戊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

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

世紀曰

桑穀共

生于朝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

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甲子二十有一祀

史記曰

柏翳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烏俗氏其玄孫曰孟

戲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

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新序曰**大業之後其

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降佐太戊皆有明

德

七十有五祀

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書無逸曰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

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已未 仲丁 元祀

祝氏經世解曰 運卦節歲卦明夷故戊午而中宗崩已未

仲丁立明夷臨仲丁遷于囧

甲子六祀

遷于囧

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方崩仲丁未必遽遷也今以例附

甲子之紀祝氏經世當歲升蒙

書序曰

仲丁遷于囧作仲丁

史記作囧今河南敖倉在孟州河陰

藍夷作寇

東漢書曰 至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

十有三祀

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壬申

外壬 元祀

十有五祀

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丁亥

河亶甲 元祀 徙居相

書序曰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相今相州

○大紀曰

王之世遷

都于相

九祀

王崩子祖乙踐位

史記曰

河亶甲時殷復衰

丙申

祖乙

元祀

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

書序曰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耿在河中龍門縣

○經世曰

祖乙踐

位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

邢今邢州龍岡縣

○大紀曰

王之世

遷都于耿為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

天下大和○祝氏經世解曰祖乙之禍却不在卦乃後天
之後二十四運之窮蓋七百二十年之將終生祖乙之末

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

周書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史記曰祖乙立殷復興

巫賢任職祖乙崩子祖辛立

乙卯祖辛元祀

甲子十祀

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辛未沃甲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丙申祖丁元祀

甲子二十有九祀

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南庚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癸巳陽甲元祀

太史公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

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胡氏曰仲

丁字誤當作沃丁說見前○經世曰陽甲立諸侯不朝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庚子

盤庚

元祀

遷于殷改號曰殷

經世曰盤庚立復歸于亳改號

殷曰

盤庚上篇曰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殷在河南偃師所謂亳殷蓋西亳也

造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改

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 率籲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

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

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

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

綏四方

此盤庚喻民之大旨也籲呼也衆感民之以遷爲憂者也五邦毫鄩相耿邢也史記經世皆謂盤庚

自五遷者蓋信書序之誤也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藥茅也新邑殷也大意謂自我先王祖乙祀耿既來遷于茲舊

邑矣重念我民又懼蕩折之患不可使之盡墊溺以死又

其土俗不美不能胥與以正而生此所以必遷之意而卜

以稽之所言亦如我意則天意可知矣昔先王凡有事爲

無不謹承天命猶不能常安於一邦不常其邑者至今凡

五遷矣今不承前日先王之去患即安則罔知上天之

斷絕我命矣况能從先王之大事功烈乎若我商家猶有生

意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殷新邑於以紹復先王之業而

底綏四方乎蓋殷與亳皆在河南爲天下中而京師者四

故云然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

上文喻民之辭明矣然所籲衆感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誅之其有苦於蕩折

而言遷者則又在位者蔽之故盤庚於此謂教民必由乃

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

法度者今日遷都故事正其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

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乃心者此藥群臣

心術之病無傲者警群臣氣習之悍從康者則謂其不遷

之情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蓋自沃丁來比九世亂其群

臣故家習為驕蹇不恭王事又利瀕河古我先王亦惟圖

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

民用丕變蔡氏曰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

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故民用大變此所謂舊人

蓋世族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阻遷都者皆世臣舊家

之人下文人惟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

求舊一章可見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

乃逸蔡氏曰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聒聒多言以罔衆聽凡起信於民者皆險

破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非我輕易遷徙自

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爾我視汝情明

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綱舉則目張以喻下從上申前傲上之戒力穡則有獲喻勞遷求逸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

德申前黜乃心之戒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占膏腴之地擅

富貴之饒享安居觀遊之樂在位之臣顧婚友之利而忘

蕩折之民以故唱為異議而不知遷焉抑不思大水時至

都邑淪流人民漂沒而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故必黜

爾重遷之心而以計安斯民為心都邑既定百姓安居則

其可牽於私愛而策為目前計哉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愔

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忝糶戎大也昏強也當作敗蔡

氏曰汝不畏沉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忝糶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言從康之害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曰奉承恫痛恤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我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熾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眾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申

言傲上之禍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曰遲任古之賢人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

於世臣舊家云爾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蔡氏曰世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

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愚按非罰非所當罰德恩也非德非所當恩賞者也盤庚於世家舊臣固不敢動用非罰矣但其善者則用之而不掩其不善者乃先王之所必罰則亦不敢動用非德恩非所當恩也人主用捨體神理之災福如何爾至篇末皆此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蔡氏曰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者不容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

人遷徙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遠親疎用罪則伐之至於死非可輕用也用德則彰其善而已非可以不善而倖恩也故邦之臧則惟汝眾之善邦之不臧則我一人之失罰

蓋可罰而不罰也然則我亦將有不可不戒凡爾眾其惟致
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

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
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總篇內傲康
險膚浮言之戒○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蕪在王庭王庭行次之庭猶今
云行宮周禮挫極再

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
以下浮于天時保衛也胥感相與憂其所憂也浮
先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一篇大意殷降大

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剝用遷汝局弗念我古后之聞
言上天降監于殷代有河決之患先王不敢懷居其承汝
所以遷者無非體民所利此爾民所聞也何不思之承汝

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

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承順也俾
使之遷也

康共康寧之樂上下同之也籲口所告懷心所思也謂今
日非以遷汝為罰所以區區惟新邑是圖者亦惟爾民之
故去危就安將以大適爾民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

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忱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

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謂

思慮之勞也既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以所疑告於上
祇自取窮苦何由自解今已遷徙半途若次且不行如乘
舟弗濟自敗腐其所載之物矣故遷徙之忱不續又復淪

胥以欺耳有今謂但為一時之計罔後謂不為後日之謀
何以續生理於地上乎此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
章言民不體君祇以自誤

通鑑綱目前編卷四十一 殷王盤庚中篇 三十二

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

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一專意於

遷無有二志無復動於浮言以自斃也遷徙之時人心渙

散姦宄之人易以投隙因汝遷徙之勞迂汝以不遷之見

則生理滅矣故我之勉爾所以迂績乃命于天也進爾告

之惟懷念爾故如此按此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謂陳父也

也崇厚也此節言君不體民之罪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

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

其罰汝汝罔能迪爽亂也迪猶啓告也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古我先后既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我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爾心耳

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思慮一啓鬼神已知茲予

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

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

淫理蓋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漢石經弗祥

作不祥蓋古文尚書凡弗不皆作並不字本平聲今讀入

聲亦當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

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猷攸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比

設中石經作翁中於義為長此節勉其體君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

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遷徙之際服食器用

子女臣妾皆寓道路不善不道之人易為姦宄盜竊之行此不可不防故痛警之按左氏引此文大同小異稱盤庚之誥然則今書篇目逸之誥二字爾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下篇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毋

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朱子謂書傳所云百姓多謂庶民非謂百官罔罪爾衆爾

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

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

建都於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

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沉溺重墜

之疾不給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

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

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謂今日之遷亦天意將

而我及奉承之耳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

茲音蔡氏曰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

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

利害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安

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

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

永盤庚其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

哉按此章以上喻民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

衆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

羞告爾于朕志若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

敷民德永有一心蔡氏曰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

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而終以無窮期之

土地迫近山川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

湯舊都民居耿又奢侈成俗故不樂徙○王肅曰自祖乙

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

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世紀曰耿在河北迫近

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唐孔氏曰三

奢侈鄭氏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

言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宫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

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者無所容居欲

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按孔傳

之意蓋以地勢滂下又久君水災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

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

鄭氏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輒謬也○愚按鄭

氏博極古書當必有據意者陽甲之世盤庚相之嘗議遷

矣而陽甲卒不果故盤庚立遂決遷○蘇氏曰民不悅而

焉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

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

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

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

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信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

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大紀論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群下各有黨與蕩折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

變亂聽其所爲而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於亳理之
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
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爲盡善盡美如此
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爲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
舊制獎拔新進沮格群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
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
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
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
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
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馮威勢之意四也尊

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叙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
有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彌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
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
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
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曰土氣有厚
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
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
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後
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
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

通鑑綱目前編卷四
殷王受位五二已

物饒人之所共趨毫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
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蹶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
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圯時壞而
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
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
爲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
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
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
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
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折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
生子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諄然溫厚之
意淪浹心體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
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
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
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

甲子二十有五祀

二十有八祀 王崩弟小辛立

戊辰 小辛元祀

史記曰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

如此則盤庚之

書亦追記也未詳是否

通鑑綱目前編卷四

殷本紀卷之四

三十一

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已丑小乙元祀

甲寅二十有六祀

函宜父遷于岐改號曰周

事據西漢書婁敬傳則古公遷岐下距伐商百有餘年當在廩辛之世據東漢書西羗傳序則古公遷岐又當武乙之時然皆年數促數該事不伸婁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據竹書竹書載大丁歷年良父與經世曆不同皆不可考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蓋以甲紀也下逮克商凡二百年按詩稱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則其時古公太姜之年尚少未有太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後帝省其山斯技斯允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泰伯王季爾古公年壽甚高故號古公而王季文王皆且百年尚論其世則大紀之年近是今從之

世本曰

公劉夏紀慶節

史記曰慶節居豳

皇僕羗弗偽榆

史記作

公非辟方

史記缺辟方皇甫氏高圉

國語曰高圉能率侯

牟

史記缺皇甫氏亞圉

左傳注高圉亞雲都

史記缺皇甫氏

字者非漢書表云亞圉弟

索隱曰

太公祖緝史記作公叔

祖類皇甫氏云

諸蓋

史記缺路

豈父號古公武王

履祥按世本自不密鞠公

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

於十五王文始平之

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密曾孫

為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

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

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為字

而組緝又自有四名獨索隱

覺其非而不明辯路史已明

辯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

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

此而詩京師之名亦始此

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

至文王爾然又安知非祖

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者

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文

乎王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

集傳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板投土築訖則自下而上抹之隕隕度之薨薨築之登以相承載也翼翼嚴正也

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馨鼓弗勝集傳曰抹盛土於器也隕隕衆也度投土於版

馮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居室也馨鼓長一丈

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迺立皋門皋門有仇迺立應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集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

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焉

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皇矣之詩曰皇矣上帝臨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

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集傳曰

曰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太王泰伯

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此其首章先言天之

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

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

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

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也

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揅其楛攘之剔之其檠其柘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集傳曰明德謂

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昆夷載路謂滿路而去

所謂昆夷駢突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

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

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

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帝省其山

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柞棫斯拔松柏斯兪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

通鑑綱目卷之四

四方

集傳曰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泰伯太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兄謂泰伯

也言帝省其山而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泰伯王

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泰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而不反太王歿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

道大興也然以泰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交故又特言王季之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

受泰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

天祿而不失至于文 ○**史記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

武而奄有四方也 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

之 ○**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

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帝昭曰**太姜太王之妃

王季之母姜女也有逢伯陵之後也 ○**雍錄曰**邠在岐西

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

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

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

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

南城云此為周公采邑也

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百八... 王崩子武丁踐位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終

三十里是為如周如木之南今在周京南五十里又作

南郊之山也周公築邑也

西正十里是為如周如木之南今在周京南五十里又作

如周如木之南今在周京南五十里又作

山明所歸銅舉山也周水丑聚山之南爾水西上可必

壯二百五十里自派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泚不聚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鈔

丁巳殷高宗武丁**元祀**王宅憂其盤為相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經**

世曰高宗踐位其盤為相

履祥按高宗自謂舊學于其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

有若其盤然則高宗新政蓋其盤為相也經世之言是

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於冢宰以有其盤為冢

宰也書稱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自為太子時能知人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權高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傳說而相之云

三祀 免喪弗言群臣咸諫王得傳說以為相總百

官資學于說

說命上篇曰 王宅憂亮陰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

廬倚者謂于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為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圖障然則天子則又如梁楣故謂之梁闇與 三

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下言

臣下罔攸稟令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為過於禮故諫之其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於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 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

思道夢帝賚子良弼其代子言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

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如初為學工

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為君

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

賚于良弼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手四体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高宗

蓋有日矣徧視群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群臣之請而

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競之間地名傳巖澗水

壞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爰立作相王

所夢者類說名也不知其姓蓋以地為氏云

置諸其左右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苟卿

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

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愚按君心者天下之

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忽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

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

不知心身不脩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

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

同

同

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於亂無它不以身心
為急也管仲姚宋亦味所本難以語此高宗得傳說為賢
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奉
拳於沃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為高宗之知所本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若既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

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

命其惟有終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

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終夜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於然磨礪

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汝作礪蓋思而

有所未通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

蓋思而未能遽至自以為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為竭

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工之辭非泛喻也故總以啓乃心

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不除若既弗視地厥足用傷謂

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遂也此皆用工之辭說復于王曰惟

非尋常語惟暨以下則期其成功以終之說復于王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

若王之休命高宗命說之辭皆曾用工之語言之痛切而

於高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澈視群臣又非其盤

中篇曰

總屬之命故

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畧於人說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

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歲高宗以聖

期高宗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資

陳立政之要下篇傳說承惟說命總百官此命之總百官

事惟醇而各處其當則政事醇美矣躋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過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於祭祀或有
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
之意以盡高宗之疵

言予罔聞于行之旨哉嘆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它人觀
服行也謂惟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
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
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說又贊其行也謂凡得於言者
非難行於身者為難今王信而
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允協于先王成德矣惟
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宗知之之
工已至故說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
說必先以致告知之矣○前儒疑說命篇中篇群言無統必
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文而王惟成茲四語乃
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帝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

為一章章凡三節以憲夫聰明為要自慮善以動至事臣
則難為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為要夫憲天聰明王道
之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真要旨微○
言而歷舉庶事以為目耳傳說之言真有旨哉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

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蘇氏謂遜于荒野以下謂其盤
也宋子初嘗取其說蔡氏據國

語謂宅河徂亳商高宗自謂也然據君奭則其盤嘗為相
蓋其盤舊臣相武丁於初年其後復政引退再求之入宅
于河三求之自河徂亳老于采邑也此言為學之始與廢
學之因宋子曰不知其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此高宗資學於傳說也
范氏曰作酒者麴多則

苦蘖多則其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
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愚謂教學之道貴擇乎中微過
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
之謂也然麴苦蘖其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蘖之上

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說曰王林氏

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說曰王林氏

人求多聞時惟違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求多聞時惟違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

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修罔覺此論為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

事理之中細思之也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

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

務時敏為學之道惟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

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

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

學之功亦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温故知新是教

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李

自傳說始工夫極為精密履祥按教學半之云自學記即

以為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子王子以為此章

方言為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

必有懸虛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思而

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傳說道之卒就

平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

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助

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其盤不知其盤何如人其所謂何

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其盤之所謂教學之半

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教學之半

也是以傳說於其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

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則思也思學之功交相並進思而

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

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

憲其永無愆

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

志不能敏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有細密之功

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

不能敏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志不能遜

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

得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傳說布其風教然必輔吾德以至於聖則始可以厭滿人心

矣之望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保衡伊尹官稱也上言良

臣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志以勉之上惟后非賢不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儻以勉之

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傳說亦不容不自任矣

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甲子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按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三祀己丑歲卦

皆既濟也又運卦為需世卦為旅二卦外卦又為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為震以三十六宮言之既濟之三反則為未濟之四故又以震言之今附此年

易既濟九二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

克之憊也傳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商

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知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

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

德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
為戒言德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
則貪念以○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
殃民也

下大國傳曰九四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
又已出於檢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

固則吉而悔亡不正則不能濟也九雖陽而居四如戒以正
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

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
之道當正固如是○愚按殷自中微戎狄為患當是時古

公亦方為獯鬻所逼其勢可知故高宗鬼方之伐至於三
年其勢又可知也非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驩用兵於既

濟之後則不能三年勝此勞非傳說柔而能剛正固不變
則不能三年終以此後故既濟九三既濟而用剛高宗出師

以之未濟九四以此能濟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傳說
以○殷武篇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哀荆之旅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集傳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
宗舊說以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

沒而殷道衰荆楚叛之高宗挺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
阻以致其眾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民
克之蓋謂此與

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集傳曰蘇氏曰既
克之則告之曰爾

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
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天

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集
傳

曰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
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

稼穡不敢解也言荆楚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
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集傳曰僭賞之差也濫刑之
過也言天命降監不在手它

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
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

而中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興也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十一殷武

以保我後生

集傳曰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我後

生謂後嗣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

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集傳曰景山名商所都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

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而祭之詩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畧同未詳何謂

履祥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矣而獨首叙其

伐荆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有大於荆楚而高宗

之功亦莫大於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

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揉是

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荆楚每為

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號為山南而

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為九

州內之夷狄一出憑陵則北城東關陳蔡此所以

易為中國患也商都河南比周遷洛陽視荆楚為國南

卿而負固若此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於岐周而

其風化行於江漢秦人將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

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爾然則荆可

以擣豫關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五十有九祀 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無逸篇曰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禮記**

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

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

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

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

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

謂臣下也○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

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集傳曰玄鳥也春分玄鳥降有姚氏女簡狄祈于

郊禱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集傳曰方命厥后四方

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

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武丁孫子武王靡

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集傳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

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龍旂諸侯交龍之旂

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邦畿千里維民

所止肇域彼四海集傳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四

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實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集傳

與格同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

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同義言景山四周

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履祥按玄鳥之詩蓋大

禘始附高宗之詩也

丙辰祖庚元祀

三祀祀高宗據大紀係玄鳥殷武之詩於三祀以

書曰高宗彤日越有雉雉蓋高宗之廟彤祭之日有雉祖

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王之祀必有祈年

帝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

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

也片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

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言祖宗莫非天之

嗣王祀其可獨豐

於耽○史記曰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祥雉為德立其

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履祥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已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述高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其盤傳說而無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如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叙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彤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繹也夏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雉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為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七祀 王崩弟祖甲立

癸亥 祖甲 元祀

甲子 二祀

庚寅二十有八祀 周宣父之子季歷生子昌

大明之詩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日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集傳曰摯國名仲女也任摯國姓

也殷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將言文王之維此

聖而追本其所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集傳曰小心翼翼敬也○晉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

變少浚于豕牢常昭曰豕牢側也少浚更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十一 殷王祖甲元祀

在母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惠

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史記本紀曰**古公有

長子曰太伯次日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

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

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

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

世家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

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

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

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

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

卒無子愚按太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太

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立耳

○論語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焉**集註曰**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也無得而稱其遜

隱微無迹可見也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

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

如何哉或問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

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

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

加可以有也

履祥按詩稱至于太王實始剪商不過謂周家代商之

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剪商之志太

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

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異志况

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

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太伯採

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

况因周邦之舊而為之它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

下哉故曰以天下遜也路史謂泰伯遜以與王季王季以與

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遜蓋
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其說亦通今存之

三十有三祀 王崩子廩辛踐位

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

有三年○鄭康成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

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高宗以祖甲為賢

祖甲不以為義而逃去其後○蔡氏曰按漢孔氏以祖甲

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

載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

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

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

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

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

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

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

汰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帝

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

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

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丙申 廩辛 元祀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六祀 王崩弟庚丁立

壬寅 庚丁 元祀

二十有一祀 王崩子武乙踐位

癸亥 武乙 元祀

甲子 二祀 遷都河北經世附即位之年大紀係甲子河北朝歌今衛州朝歌縣

四祀 王崩子太丁踐位

史記曰 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

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

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丁卯 太丁 元祀

三祀 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三祀 王崩子帝乙踐位

庚午 帝乙 元祀 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

牧師

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

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東漢書曰 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

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命為牧

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大紀曰太丁

元祀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

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為侯伯○孔叢子曰子

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

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外紀

履祥按世紀竹書載太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其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曆不同古書固有以事計

元祀而所謂命為侯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爾

七祀周公季歷薨天紀曰子昌嗣壽百歲

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賈唐曰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造仲突

大而謀於南宮南宮當考而咨于二虢度於閔蔡蔡公

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

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史記曰**公季卒子昌立

是為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

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

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大顛闕天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鬻子名熊事見鬻子書劉向別錄曰

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

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十一殷王帝乙紀

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生子發

禮記曰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

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

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

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周禮食劑視春時羹劑視夏

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大紀曰**昌爲世子娶於有

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如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

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興也太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

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爲世子世子帥西伯事

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西伯有疾世子不說冠帶

而養西伯一飯世子亦一飯西伯再飯世子亦再飯次曰

旦旦師於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

后殷商千餘年中間天下賢后妃盡道於宮壺化行乎天

下爲世歌美者有矣逮孔子刪詩於周衰而文王之時有

詩在焉所謂周南之風是也○**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相

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

絃以爲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

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

循之

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中國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幽閒貞靜之德作關雎后妃既成締結而賦其事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作葛覃文王當朝會征伐之時或姜里拘幽之日后妃思念之作卷耳后妃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作樛木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衆妾歌之作螽斯此五詩者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爰采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至此后妃之德固不可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右周南國風諸詩朱子序說云爾一洗衛宏詩序之詭陋矣履祥按墨子書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事於兔爰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詳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赴赴約也與糾同爲諧

聲夫且免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約束之度此閔天泰顛之所以為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白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况文王之取人乎閔天泰顛為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為武王將威剽敵之人信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與

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玁狁

逸周書曰文王五祀西距昆夷備玁狁謀戒謀武以昭威

懷○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成役以守衛中國但采薇出車諸詩集傳以

為時世不可考今不敢以衛序為是

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

呂氏春秋曰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尚為妾已而

為妻生紂○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

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外紀曰乙妾生微子仲衍為后而生紂乙及后以啓賢欲立為

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大紀論曰堯舜與賢三上

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

方開闢制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

使丹朱足為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

為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

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

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雖然大君天命所繫與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

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武王雖第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於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此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矣

丁未 紂辛 元祀

史記曰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大紀曰**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它又將稱

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六祀西伯初禴于畢

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

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八祀伐有蘇獲妲己嬖之

國語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

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

帝昭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

王以亡殷也

○**史記曰**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

是從於是使師洧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

以實鹿臺之錢

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而盈鉅橋之粟

許氏曰鉅鹿水之大橋也

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

取野獸蜚鳥置取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

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

望而諸侯有畔者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天紀曰廣沙丘之苑多為臺榭

有瓊臺瑤宮瓊室玉門連大宮連屬百里中設九市為百

有二十日為長夜之飲設肉林酒池糟丘百姓嗟怨諸侯皆叛妲己曰此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作炮烙之刑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

十有一祀 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羗里

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文

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辨之疾并脯鄂

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羗里

地理

志曰河內蕩陰有羗里城

又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羗里

韓退

之拘幽操曰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

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

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程子曰退之琴操有曰臣罪

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

仲車曰退之琴操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朱子

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

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姜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於是
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
為得其平云

十有二祀 西伯演易於姜里

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

凶生大業朱子曰大傳言河出圖聖人則之又言包犧畫

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
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心矣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
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
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
倍法者可謂一言蔽之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可見其真
不妄矣○履祥按大傳包犧氏始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紀
謂西伯囚姜里益易之八卦為八十四卦其意謂伏羲
止有八卦也學者多從其說至先天圖出始知包犧已重
為六十四卦矣然大傳固明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八卦定吉凶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然方位非有吉凶也重為六十四而後定吉凶耳說卦八
卦相錯之云亦然况周官明言三易其別皆六十有四不
知史遷云何而○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
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朱子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
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
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
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

易之生卦則以乾充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
邵子曰乾以分之以坤以翁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
分則消消則翁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
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
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
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
望晝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又曰乾坤縱而六
子橫易之本也○履祥按子王子舊說謂先天圓圖自震
至乾謂之數往而左方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前而後
以下轉謂之數自巽至坤謂之知來而右方則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自後而前以下轉謂之逆然總一圖以序造化
之運則自震四之復歷離兌之交以至乾一之乾而始生
自巽五之姤歷坎艮之交以至坤八之坤而復生則其運
皆當如右方之逆數耳此說雖與邵子朱子不同而按圖
差易見○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
患乎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又曰易之興也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

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言文王蒙難於羗里而○

又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

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

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

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

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

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愚按此
說經者之辭朱子謂多未詳者○邵子曰此卦位文王所
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
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
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
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
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朱子曰此言

文王改易伏羲畫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
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
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
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
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
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邵子曰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
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
故當用中之備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又曰
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
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坤統三女於西
南乾統三男於東北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朱子曰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
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
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
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
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
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
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
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將有行故巽猶向用而艮

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
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
雷風山澤之相偶○**易上篇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
則又用伏羲卦云

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安貞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亨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需有孚光亨
貞吉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
大川師貞丈人吉無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
後夫凶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咥人亨泰
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同人于
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大有元亨謙亨君子有終豫利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十一 殷王付年三十一 二十

建侯行師隨元亨利貞无咎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觀盥而不薦有孚
顛若噬嗑亨利用獄貴亨小利有攸往剝不利有攸往復
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无
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畜利貞不家食
吉利涉大川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大過棟撓利有攸往
亨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易下篇**
曰咸亨利貞取女吉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遯亨小利
貞大壯利貞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貞
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

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益利有攸往利
涉大川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
往姤女壯勿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
大牲吉利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貞
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
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鼎元吉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貞

易之生卦則以乾充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
邵子曰乾以分之坤以翁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
分則消消則翁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充離坎艮再
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充離陽
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
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
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又曰乾坤縱而六
子橫易之本也○履祥按子王子舊說謂先天圖自震
至乾謂之數往而左方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前而後
以下轉謂之數順自巽至坤謂之知來而右方則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自後而前以下轉謂之逆然總一圖以序造化
之運則自震四之復歷離兌之交以至乾一之乾而始生
自巽五之姤歷坎艮之交以至坤八之坤而復生則其運
皆當如右方之逆數耳此說雖與邵子朱子不同而按圖
差易見○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
今存之○患乎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又曰易之興也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

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言文王蒙難於羑里而作易其為人心慮者如此○

又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繁

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
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說言乎
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
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
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愚按此
說經者之辭朱子謂多未詳者○邵子曰此卦位文王所
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
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
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
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充艮
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朱子曰此言

文王改易伏羲畫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平西北坤退平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邵子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備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朱子曰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

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易上篇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

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師貞丈人吉無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咥人亨泰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大有元亨謙亨君子有終豫利

周易圖說卷之五十一 易上篇 三

建侯行師隨元亨利貞无咎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觀盥而不薦有孚
顛若噬嗑亨利用獄賁亨小利有攸往剝不利有攸往復
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无
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畜利貞不家食
吉利涉大川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大過棟撓利有攸往
亨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易下篇

曰咸亨利貞取女吉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遯亨小利
貞大壯利貞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貞
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

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益利有攸往利
涉大川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
往姤女壯勿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
大牲吉利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貞
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
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鼎元吉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貞

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允亨利貞渙亨王假有廟
利涉大川利貞節亨苦節不可貞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
利貞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未濟亨小狐汔濟濡
其尾无攸利此皆文王所繫之辭所謂彖辭也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為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

四一陽之復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為卯中則由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一之乾而始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文為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為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為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常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一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藏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象難美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天下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

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彖而已且以一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勿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二變則為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以也乾之三變則為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可至可卜也至于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時不待飛可知矣雖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八八之節特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揚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卦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義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際見矣至于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沂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

刑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天紀曰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竭

國中珍寶良馬使閔天太顛來獻諸侯憂懼入見請昌蓋

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

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鈇鉞使

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伯按諸家之說不一亦多淺陋惟○

大紀論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况文王大聖

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為天子

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

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

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

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

元稱王之事先儒不本經文推原義理而妄生此論是以

文王為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帝而

謂文王為之甚哉○**史記曰**紂賜西伯弓矢鉞鉞使得征

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

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脩德行善諸

侯多叛紂歸西伯西伯滋大○**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

事紂

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

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

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

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

陸有閒原焉則
虞芮之所讓也

十有五祀 西伯伐大戎

史記曰 虞芮之人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大戎

西伯得呂尚

孟子曰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

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史記曰** 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

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帥○**說**

苑曰 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東方朔又謂七十二乃設用於

文武蓋歸周二年而為相也按諸書稱太公說者不一兵
法首載尤殘而史記又謂文王囚姜里散宜生閔夭招呂
尚今以孟子之言與說苑之年為正

十有六祀 西伯伐密須遂都於程

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

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集傳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

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援言捨此而取彼也歆羨言肆

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須氏也媯姓之國在

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

是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弱於人欲之流而不能

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

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

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遇

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可怒而怒之

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

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

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集傳曰京周京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

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

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

高原而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

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履祥按逸周書有宅程之事其史記解又有畢程

之號孟子所謂畢郢即程古文通或字誤也

十有七祀 西伯伐耆

史記殷本紀作飢徐廣曰一

之質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

耆六年伐崇史記則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

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今從史記但

史記係祖伊告紂之辭於伐耆之下則非是

甲子十有八祀 西伯伐邠

徐廣曰邠城在野王

縣西北大傳作于

十有九祀 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

皇矣之詩曰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

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集傳曰崇國名在今京兆府

紂紂因西伯於美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良

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諧西

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

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敢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

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墉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

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與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

則而非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

我非也 馮是致是附四方以無悔臨衝弟弟崇墉仡仡是伐是肆

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集傳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

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

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

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

附而全之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

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左氏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大紀曰崇侯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衰

制祿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西伯伐之進

猶不降西伯勒兵攻滅之 ○ 文王有聲之詩曰 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丕哉集傳曰作邑徙

都也豐即崇國

之地今在鄠南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

縣杜陵西南集傳曰王后亦指文王言也言王營豐邑之城因

后丕哉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

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

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同王后維翰王后丕哉集傳曰公功也王之功所以著明

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

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禎榦也

履祥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此文王所以都豐也與

西伯立靈臺

禮疏曰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也○周易

乾鑿度曰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詩靈臺之篇曰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嚶嚶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於論

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文王之為臺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

故謂之靈臺易乾鑿度推紀之蓋為是也辟靡有二說一則莊子諸書謂文王作辟靡之樂一則諸儒多稱文王立

學之名後遂為天子之學據詩意當是樂名然古人立學多以樂教豈以其教辟靡之樂故以辟靡名所教之學立學名瞽宗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義也靈臺之時文王未稱王也而庶民以王稱之蓋文王之什諸篇皆周公制作時追述發明先王之德多從追王之辭也○雍錄曰文王都豐在鄠縣豐水

出終南山豐谷自鄠縣東行至咸陽而向北以入于渭豐

水之西有豐宮長安志曰其宮在今鄠縣靈臺靈沼靈囿

皆屬其地唐魏王泰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

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是為武王

大紀曰西伯寢疾病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

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

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中庸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一不已○**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

丁卯二十有一祀

周西伯發元祀

歐陽氏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

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稱十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無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於

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夫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大紀意同

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

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自史記世家稱呂望窮困年老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然

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

三十有一祀西伯東觀兵史記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盟津是

時諸侯皆叛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天命未也乃還師大紀曰先是

毫有雀生鷓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昌紂愈益輕肆棄者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

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中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讒有

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紂怒而殺之趙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

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圍囿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

生焉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為丈夫宮中夜聞

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

西伯戡黎篇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蔡氏曰書中無戡黎

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曰天子天既訖

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

戲用自絕格人猶言至人謂諸賢也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

迪率典王既淫戲自絕于天故天之所以棄我商者以不安養其民以不虞度義理以不循典章也今

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大命胡不至言民苦紂之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蓋

不復可君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王曰嗚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紂為天人所棄聞諫不悔猶自謂有生之物受命于天非人所能絕也泰誓所

云謂已有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歸而諫矣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

私議之蓋見紂不復可諫矣

爾邦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

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

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

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

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

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

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

心於是○子王子曰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

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

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

以一日名位之尚畱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

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值其未怒

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與或

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履祥

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

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

以文王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

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則戡黎之役

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

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手然則文王固嘗伐邶伐崇

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

鈇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然後征賜

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

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討况畿

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

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

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

世曹孟德之術也鳥在其為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臨

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况於稱兵王畿之

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

有餘年不一忌周手故胡五峯品成公陳少南薛季龍

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

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

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俊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

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阡

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

以其辭氣觀之居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

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

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

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

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

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

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

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

書微子篇曰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紂庶兄父師箕子紂諸父一日親戚也少

師比干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之名此微子憂悶謀於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殷

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

敗厥德于下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忽爾也

王成功陳列於上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為體猶春秋書魯我也紂之不善

衆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為之而敗亂不可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

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

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此言殷之亂也自紂以沈

紂自為德而其臣民相習為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

旦喪亡於今日憂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

荒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慮謀之辭也我指紂吾

予自指也言紂為狂悖不可諫誨吾處家如迷耄之人無

能致力不忍坐視將逃于荒野然而二子無指告救亂

之策一旦國家顛隳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

逃恐遂亡屈子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

所以悲矣狂史記之作往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

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考長舊有位人此箕子答辭

道灾譴類仍天毒降灾荒于殷邦而紂復不知驚懼乃沈

酗愈甚不知畏所當畏且咈逆考長舊人之言此答微子

祭天地曰犧祭宗廟曰牲一說色純曰犧體備曰牲牛羊

無罪焉紀綱可知矣降監殷民用又讎歛召敵讎不怠罪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十一 殷紂紀

合于一多瘠罔詔

蔡氏曰：雖歛若仇敵，培歛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

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敵之事。夫上以讎而歛，下則必以敵而讐。上下之敵，讐實上之讐。歛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飢殍，商今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方與相為敵，讐之語。商今

其有灾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此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灾變耶？我當起之而任其責。蓋欲諫欲有為也。商今日其遂至於淪喪耶？我無適異國

為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

子弗出我乃顛隳

此為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問也。則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

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箕子告微子當以出行為道，我舊所云反足以害子。若王子弗

出則紂忌微子長且賢，微子已不可諫。又疑箕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兩敗國家，隨以亡矣。其

實紂決不可諫，箕子比干忠誠，惻然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犯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顛隳之禍矣。此答

顛隳之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即

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以自通於先王而無媿於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

義，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遜，是將以

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獨無言者，去

偶不殺而囚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

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意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去

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爾。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集注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

辱。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

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史記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

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

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
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
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
諸乎乃遂殺比干剗視其心○**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
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
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
竅遂剖而視之○**史記又曰**微子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
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又曰**武王東觀兵于盟

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
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
子比干囚箕子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畢伐
遂東伐紂晉書傳翼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
故然後奮戈牧野○**愚按**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
維繫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
伐之矣

履祥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
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
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
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
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言
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
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
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避出而已而孔子遂有知紂必亡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而奔周之說又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與觀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父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巳矣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經與櫛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櫛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死諫獨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囚而為奴如漢法髡鉗

商亡

為城旦春論為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古史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

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

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

商之多而其父於商者乃數百載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

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循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

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

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繁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忍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爲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及遠此二者又存乎後世之賢與不賢矣

